

集部

龍川集卷四

宋 陳亮 撰

問答

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皋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别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為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槩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為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

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為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為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皐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

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為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為之節而已叙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為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為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

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為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為吾所自有縱横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為已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

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肉刑之興說者以為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為之塗以出民於刑袛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為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為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

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重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為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

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葢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莫具

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尭懼其為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葢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為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

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
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
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黄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
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
日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為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
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
日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
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

則令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為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為家以四塞為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宫室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寛仁愛人天下洶洶數歲本不敢輕

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
家之義然卒為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覊臣
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
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
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具天下豈有
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為人然而不
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事也必有食

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户藩籬以衛之則門户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後必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為悦不得而欲以為悦使天下冒冒焉惟美

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内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内不若樂其内而不顧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宫室之制潤大端麗欲用以為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為德之輔而宫室為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為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謗有

之衣則成人水則戍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
之論所未及也
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
湯文武而名號與謚終不可得而别以堯舜禹為
名則文武獨以謚舉可通乎以為號則咨爾舜禹
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為號則湯不
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
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

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為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為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

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維其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為忠厚之極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

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馴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呂不韋市子楚以為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為斯人計

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廵而不敢進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邪昔者王代而今為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邪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

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為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為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為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

國也郤縠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曰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縠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犨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禄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

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忽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疏有以敝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曾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霑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絶則為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茍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葢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叙之哉

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外裔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外裔中國為别故魚愛之説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敢為亂階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却天驕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

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吴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為過乎畧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號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四裔待四裔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時有猾夏者命士以明刑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裔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埶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

原而止而蠻荊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
幽王之亂而中國外裔混而為一矣其後楚始僭王橫
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
抗此商周而上外裔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
秋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
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越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
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矣及其能從中國之
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

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習土俗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况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外裔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外裔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外裔之常道而待之徒

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其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畜懼外侮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尊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即於淪陷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轉於異俗而

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川集卷五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張觀

龍川集卷五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一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劒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

為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劒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劒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畧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閒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

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竝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内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内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

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乗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蓬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虵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

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

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

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若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勅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

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為置私怨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怨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怨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

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怨猶有脣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怨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

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為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

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遣黄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鬬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鋭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絶險要而實未嘗分廼密遣一辯

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幷吳蜀者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鬬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門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

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
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
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討將安
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
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
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
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鬪當收卞莊子
之功臣以為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

虎則當及其方鬬而急刺其一待其鬬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吴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吴吴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

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

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黄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吕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為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

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為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怠備之所欲為而幷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為邊患而反為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

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鋭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㒩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

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
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秉漢中之勢
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
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攝吾之
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為用璋備異
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
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
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

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搤其脊絶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㲀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廼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修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

如其不然亦不害為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荊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荊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畧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饜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為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荊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

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葢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兖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吕而後圖二袁葢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鬬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生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唯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慴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

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

心忍一惟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兎當此之時邯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鉅鹿焚

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

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慴項

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若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乗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擇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

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集卷五

龍川集卷六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二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

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未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氐人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後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强西氐也自古西氐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横截於

岸而盡剿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為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為十道俗發竝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

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為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賫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呑之而人先設

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為謀畧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為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為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内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為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

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墻釁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擣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强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擣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

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為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讐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没于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

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離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筭勝少筭而未常幸人之無筭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筭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筭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筭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

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筭則少進有筭則逡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刼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

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廼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廼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

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令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决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内人於死地令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絶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内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

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人知餘兵雖強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廼命挑鬬彼又不肯戰廼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

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廵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軍竒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簋然其末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鼔譟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為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軍三萬之兵

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若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為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

就之以决疑所以虚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筭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

從是觀之則吾之説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嚮若

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

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

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廹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茍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

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皋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

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棄城預
走為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以明
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
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
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
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
士氣已沮一旦强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
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

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皋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懸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
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
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
敝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
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
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
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
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

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

舉百全而未嘗小衂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
光武遂論覇王大畧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胷中固有大
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
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
欲待其斃光武廹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
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
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廹之使
敗者吾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

恐不及而况吾勝而後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廼舉敝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傅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

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惛殺歆而反擊禹禹憎然無所
措求計於光武頼黄防而僅能得其首惛歆偏裨也始
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
惛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栒邑不揺栒邑不揺則敵人不
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
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
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
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

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

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鬬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景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

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竒勝也故援力言之弃日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咽喉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乗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為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鼙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乗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為禦者矣五溪諸蠻可

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

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亦以為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為無罪也

龍川集卷六

龍川集卷七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葢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壍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葢亦能然則雖有

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

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

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
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
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
復出姑以待斃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
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
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
而能不為將以乘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
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

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令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斃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

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没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争内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

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
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
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
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
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遯
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
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
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

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

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諭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諭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安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

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袵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

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

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為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囂乎其未已故燒絶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苦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命吕蒙之取荆州未嘗不嘆其志之

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公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龎徳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鋭而司馬仲達説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為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

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闗將軍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㨿因率兵以

襄三郡乘其敝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蚕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荆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為謀者襄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竊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决謀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進取巴

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慼之此非識大畧者不能為也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竒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

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畧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徼倖以求勝也故夫徼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為福不幸而不成則為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窄橋李勢率衆出戰襲護戰

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温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温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温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必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鬬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穿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

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鋭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

以為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為勝何名為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掩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辨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氊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為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

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宗羅睺以二十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

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為之安此

所為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胤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

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叓數日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為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

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為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廼也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祜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

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為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

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為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隣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茍為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為也

龍川集卷七

龍川集卷八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四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

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

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
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絶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
此浩所以决知其克也然柔然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
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
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
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
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為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

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為能必之唯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决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

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爲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竒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宗羅睺於淺水原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葢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

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秘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為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

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鬬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竒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竒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

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

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
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
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
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
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
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氷傅壘而破蕭銑輕
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
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

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

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

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禄山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葢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鋭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陜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

方銳而吾勢益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為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為獨强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陜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陜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

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困斃矣顔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陜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陜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

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陜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强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鋭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鋭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

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竒勵士决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陜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絶而宗社幾危賊黨盜熾閲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鋭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鋭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

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兾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為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脣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執朝廷凡師出而輙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葢

嘗籌之恱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
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
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
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
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隷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
芃以圍危窘之恱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
魏百里據便地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
挫其初銳之鋒别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洺下邢以

揞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

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廼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乗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

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懐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為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為

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葢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葢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吴元濟當時之人皆

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為可遂决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葢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

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役矣雖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欵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禀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

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劒

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葢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

而間即其效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外裔攻外裔古之道也借外裔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

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為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盖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翊業而資為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盖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

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剏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未嘗少慑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外裔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外裔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

邑而羣盜蠭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外裔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外裔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為之者孫權是也曹公秉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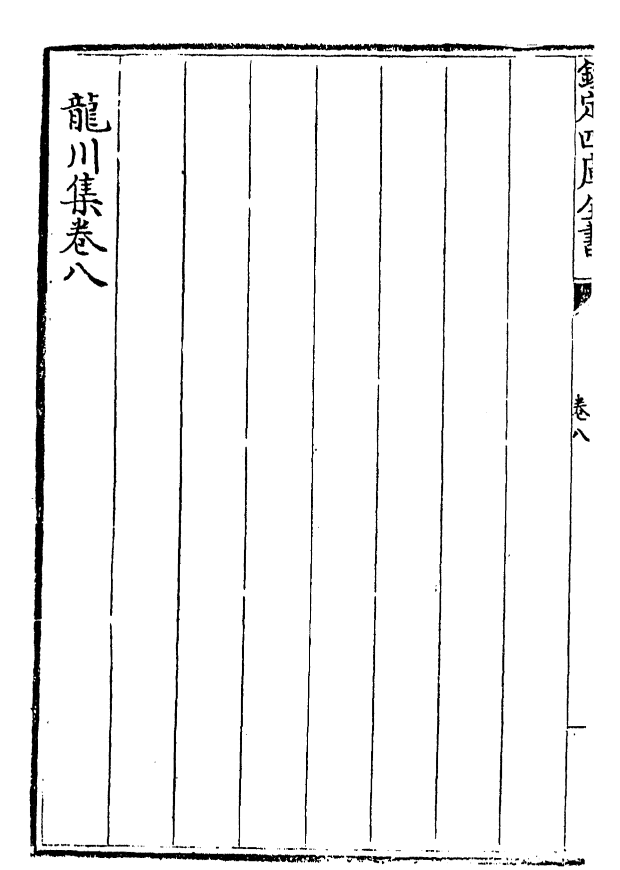
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為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為之先驅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滛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塘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廼急下太行抵懐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

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外裔請
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外裔有
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
誅哉故自漢以來外裔之犯邊者葢亦有之矣西不過
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
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
長安者代不絶也葢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為
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樂其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

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蹴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其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亂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外裔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

易平也正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集卷八